

云霄赤子

■路天伦 孙利波

记忆 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2024年9月的一天,徐克江在家中不慎摔倒。一辈子身姿笔挺的他,在96岁的年纪因病痛弯了背,自此与轮椅相伴。

一个月后,我们前往陕西省军区西安第十五干休所拜访徐克江时,得知他因健康状况不佳被送至医院治疗。病床上的徐老风华褪去,但眼神中依旧闪烁着深邃的光,两颊的褶皱和岁月烙印的斑点,仿佛都在诉说着无尽的往事。

少年从军,奔赴辽沈,转战平津,入选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,五次天安门空中受阅,投下新中国第一枚氢弹……一生追风掠云,一度“惊天动地”,徐克江的人生堪称传奇。

一

这是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两声东方巨响:1964年10月16日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;1967年6月17日,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。

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前3个月,时任航空兵某师108大队政委兼21号飞机机长的徐克江,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。他并不清楚具体内容,只知是绝密。

与机组成员飞赴西北大漠某基地后,徐克江才被告知,他们将担负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爆任务。随之,强烈的使命感在徐克江心中久久翻腾:“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心思,就是刻苦训练,坚决完成党中央、毛主席交给的无比光荣的任务。”

1967年4月下旬,基地在试验场区开设了指挥所。徐克江机组与同时被挑选的张文德机组,一起开始了紧张的训练。他们处于完全封闭状态,训练的主要内容就是驾驶飞机投放模拟氢弹。

两架飞机一趟趟飞向试验场,一边提升飞行安全性,一边配合技术人员攻克技术难题。至6月中旬,他们已飞行35架次,投下35枚尺寸和重量与实弹完全相等的模拟弹。

一切就绪后,经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批准,我国第一颗空投氢弹起爆时间确定为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。上级决定,徐克江机组为正式执行任务机组,张文德机组为预备机组。6月16日下午,聂荣臻元帅来到机场视

察,慰问参试人员,还专程登上了徐克江驾驶的轰炸机。

聂帅语重心长地对机组同志说:“这可不是一般的炸弹,一定要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,但也不要紧张。”

徐克江代表机组朗声报告:“请首长放心,我们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。”

6月16日晚,尽管上级命令徐克江机组成员早就寝,然而如此重大的任务,放在谁的肩上也难处之泰然?徐克江回忆那晚:“同志们躺在床上像烙饼似的,翻来覆去,怎么也睡不着。勉强打了个盹儿,4点钟就早早起床。虽然没怎么睡,但大家的精神非常饱满。”

二

1967年6月17日7时,罗布泊气温35摄氏度,试验场晴朗无云,风力3级。徐克江机组驾机准时滑行起飞,机上载着我国第一颗氢弹。

按照原定计划,飞机将围绕基地靶场上空飞行两圈,第一圈为检查仪器、观察地形,第二圈投下氢弹并迅速飞离爆炸辐射区。

飞机已平飞在万米高空,下方的沙漠泛着安静柔和的纹理。清晨的阳光透过机窗落在徐克江的护目镜上,他一遍遍做着深呼吸。第一圈飞抵目标区上空时,徐克江已依稀看见地面上巨大的十字靶标。熟悉的视角和风景,让他紧张的心松弛了不少。然而,第二圈投弹时却出了意外,弹并未按计划投下。

原因很快查明,原来是投弹手孙福长忘记打开自动投弹器。老搭档的突发状况反倒让徐克江冷静下来。作为机上指挥员,他必须稳定同志们的情绪,帮助大家减轻心理压力。徐克江立即向地面指挥所请示再飞一圈进行投弹。他能想象,此刻地面上所有人的神经肯定都紧绷到了极限。

很快,地面指挥所传来口令:“同意再飞一圈,要沉着,不要紧张。”

第三次进入时,孙福长恢复了平日的沉稳,反复测量数据,精准计算诸元,精确瞄准靶标,其他同志协同也很完美。8时20分许,自动投弹器打开后,只听“咯噔”一声,同时飞机猛然上蹿。这声“咯噔”让徐克江脸上漾起了笑意,这是氢弹脱钩的声音,也是成功投掷的信号。飞机瞬间卸下重量,因骤然攀升而失去平衡。徐克江应付这样的状况游刃有余。他迅速操纵飞机保持平衡,加速

脱离危险区。

氢弹成功爆炸,强烈的轰鸣撼天动地,先是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球,然后化作直冲云霄的烟云,以不可阻挡的气势,不断向上翻滚着、升腾着,形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。

经科学测算,此次氢弹试验当量达330万吨TNT。聂荣臻元帅高兴地说:“够了!够了!”在第一时间向毛主席、周总理汇报后,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,消息传遍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,震惊了整个世界。

1967年6月20日,空军给徐克江机组记集体一等功。受奖之后的一个夜晚,徐克江悄悄撕掉了一份遗书。这是他在正式执行任务前写给妻子王玉兰的,机组成员和他一样也都写了遗书。

多年后有人问徐克江:“当时有没有想过,如果没有回来怎么办?”

他不假思索地说:“我是国家培养的,回不来就回不来吧。”

三

“克江,你是不是去新疆执行任务了?”

“没有啊!”

“报纸上写的氢弹爆炸,是不是你们投的?”

“胡说八道,你听谁说的?”

“听隔壁院一个家属说的。”

“谣言,没有那回事。”

“但我总是很担心你!”

“我们都尽心干好分内的工作,不该问的不问。”

这是徐克江执行完氢弹试爆任务返回单位后,与妻子王玉兰的一段对话。让王玉兰没想到的是,第二天她就被保卫科叫去谈话,原来是徐克江主动报告了此事,王玉兰及听说此传言的几个人都受到了严肃批评。

王玉兰几十年后说起此事时,就像回忆一桩家庭趣事,平和地笑着。她理解丈夫,受过良好教育的她,当年之所以选择嫁给徐克江,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中了他这股“轴”劲。她知道他爱较真,从来都是顺着他。他们在子女工作上没找过关系,在生活保障上没搞过特殊。就像徐克江直到90多岁还依旧直挺的腰板一样,他们这辈子走得很正。

干休所工作人员眼里的徐克江,温和、慈祥、待人有礼,总保持着板正的军人形象。徐克江常年开轰炸机,年纪大了后听力不好,每当说话人反复沟通无

果时,他便会幽默地找个话题缓解尴尬,如“你今天状态不错啊”之类。门诊部医生为徐克江出诊后,次日或隔几日他都会登门致谢,让医护人员十分感动。

平日常有客来访,即使起身艰难,徐克江也总会坚持站直,以军礼相待。初到干休所工作的驾驶员张百园,首次接送徐克江就医时,面对老英雄的庄重敬礼,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“战功卓著的老前辈竟向我这个年轻人辈还礼,这份荣誉让我铭记至今。”

徐克江的一次敬礼,让门诊部医生朱晓英湿了眼眶。去年9月,徐克江在家中摔倒后,她赶去出诊。蜷缩着侧躺在床上,忍着巨大疼痛的徐克江,艰难地向她敬了个军礼。朱晓英感慨地说:“那艰难的军礼,让我看到了一位老兵的风骨。”

四

晚年的徐克江虽然疾病缠身,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坚强又乐观。他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集体活动时,积极配合干休所工作人员拍摄军装照,还对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笑呵呵地说:“我年轻时还是挺帅的嘛。”

干休所工作人员姚善就是在这时得以走近徐克江,深入了解他的故事。

随着追问和回忆,徐克江的记忆像澄净的小河般缓缓流淌。1968年9月30日晚,徐克江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庆祝新中国成立19周年国庆宴会。回忆起当年参加国庆观礼的情景时,他感慨地自嘲:“徐克江这小子何德何能啊,还能到天安门观礼,竟然活到了90多岁,你们看看这小子。”

“徐爷爷,您是我们国家的英雄。”听到姚善这样说,徐克江脸色一正:“一颗氢弹的研发,凝聚了数万人的汗水。单是那个看似普通的降落伞,就有几百名工作人员参与研究、试验。他们是真正的英雄,我不是。”

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。”在姚善看来,支撑徐克江的是一种精神,这种精神无法描述,它是骨气,是尊严,它存在于每个为祖国献身、坚守而不计个人得失的人身上。

2025年1月21日凌晨,徐克江在西安逝世,享年97岁。在整理他的遗物时,护士在衣服中发现了一张纸条,写着“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”8个端端正正的钢笔字。

女儿徐新说:“爸爸晚年老是忘事,就把重要的话写在纸上,揣在兜里。”



写给一棵树

■谢克强

在苍荏的大行山里
在一个小村庄里
在八路军总部旧址旁
生长着一棵榆树

不只泥土里的根须记得
不只拥抱根须的泥土记得



在太行山上(油画)

周武发作



大山深处的家

■宋 丽

在祖国的西北边关,分布着一些被称为“候鸟哨所”的季节性哨所,官兵每年四五月进驻,10月前后撤出。新疆军区某边防团那仁哨所就是这样一个季节性哨所。

初夏,阿尔泰山深处的中哈边境线上,野生芍药与金莲花竞相绽放,红如烈焰、黄似金箔,铺展成花海草浪。松林雪山映衬着这幅天然画卷,那仁哨所矗立其间,官兵巡逻仿佛行走在油画长廊中。

我抵达这里时,官兵已在哨所驻守了近一个月。当深山积雪尚未消融,他们便如候鸟迁徙般来到这里。

一大早,我乘车从白哈巴出发,前往60多公里外的那仁哨所。多次往返这条道路的战士袁建新说,这一路虽风景如画,道路却曲折难行,最好提前服用晕车药。

转眼间,车辆已驶入大山。远处云山雾海仿若仙境,眼前牛羊满山坡让人心旷神怡。翻越几道山梁,哨所就不远了。从平坦的柏油路转入颠簸的碎石道,十几分钟后,那仁哨所出现在眼前。

哨所处处洋溢着温馨的气息。木制尖顶房、木饰墙面,还有木桌、木凳,就连厕所也用枯树搭架、松枝覆盖,整个哨所完美融入大山之中。若非见着哨所里忙碌的身影,你会觉得这哨所原本就是大山深处的一道风景。

我注意到哨所周围的铁丝网上,挂着一串串五颜六色的空易拉罐。战士李永康说,这些易拉罐都是官兵平常积攒起来的,进入哨所之后挂在铁丝网上面。“你听,铁丝网晃动的时候,这些易拉罐就会发出风铃一样的声音。附近野兽比较多,晚上有野兽过来碰到铁丝网就会发出声音,起到预警作用。”李永康摇动铁丝网,给我做着示范。

其实,官兵还有一群好帮手。哨所的两只鹤正在院子里“巡视”,鹅天生机敏,遇到响声会高叫示警。散养在院子里的鸡群也不可小觑,它们啄食害虫,为官兵解决了大麻烦。

“进驻哨所搬运物资的时候,你可以看到我们除了正常的物资,还带着鸡、抬着鹅,牵着狗,袋子里还装着大家平时积攒下来的易拉罐,一进哨所就忙活起来了。”李永康向我描述当时的场景。

战士们成双这几天正忙着检修哨所的水电。他说,在荒凉的大山里,得想尽办法让战友们生活条件好一些。刚刚巡逻回来的战士姬福顺顾不上休息,在锯成圆柱的松木上挥毫泼墨——“热爱边防 报效祖国”。见我露出好奇的神色,他笑着说,一会儿用它们来装饰墙面。

哨所不大,但每个人都在用心经营。见到教导员张鼎的时候,他正带着

更有枝头葱郁的树叶
树叶掩映的一簇簇榆钱
都记得我栽下这棵树

每每青黄不接时
树上结满的一串串榆钱
就成了村民的饭食
有时就连枝头的榆叶
也用来充饥

如今 我走进太行山
特来砖壁村看这棵榆树
当我伸手抚摸这棵树
这棵历经岁月风雨的树
不正是历史的存在吗

呵 这树分明是一个
以他挺直的身躯
站在历史的断崖上
日久弥新



长征

第6473期

红色足迹 触摸历史,追溯精神血脉

夏日的太行山,郁郁葱葱,巍峨壮美。乘汽车沿208国道行驶至武乡县分水岭南关村一带,视野渐渐开阔起来,连绵的群山在这里朝两侧退去,豁然露出一片相对平坦的土地。南关村,就坐落在这片土地之上。昌源河,一条承载着无数历史记忆和动人故事的河流,穿过古朴的村庄,哗啦啦地向北流淌,汇入奔腾的黄河。

80多年前的南关村,正饱受日本侵略者的欺凌。只是侵略者不知道,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在暗中悄然形成,并在不久后,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。

1938年,日军占领山西大部分地区后,为了掠夺上党地区的煤炭资源,修建了白晋铁路。铁路途经南关村时,日军设置了一座功能完善的火车站,并派重兵严密把守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南关村位于太行、太岳两个抗日根据地结合部的中心地带,同时也是连接太原和上党两地的必经之地,有“晋陕咽喉”之称。因而日军决定把这里作为一个较大的兵站和重要军事物资转运基地,囤积大量武器弹药和医用物品,妄图削弱太行、太岳两个根据地的抗日力量。

1939年10月13日,南关火车站正式通车。日军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,梦想着从此可以把一车车煤炭运出去,把一车车武器弹药运进来。然而,就在

昌源河的诉说

■林小静

南关火车站通车的第4天晚上,一支八路军部队犹如神兵天降般攻打进来了,烧毁了日军刚刚建起来的火车站,并毁坏电台2部,炸毁铁桥1座。接着,在敌人还没反应过来之际,八路军部队11月初,又一次奇袭南关火车站,炸毁日军汽车10多辆,歼敌100多人,缴获大批军用物资。

类似的袭击,并没有随着1939年的过去而结束。1940年5月6日,八路军第386旅再次袭击南关火车站,一举炸掉日军碉堡2座,破袭铁路100多公里,缴获炸药1200多箱,并悉数炸毁车站附近的铁桥,歼灭大部分守军,致使敌人的铁路运输陷入瘫痪。1943年4月6日,山西新军决死第9团也袭击南关火车站,消灭敌军300多人,缴获各类军需物资和弹药若干。

发生在南关火车站的一次次战斗,虽然已经过去80多年,但南关村93岁的刘伴绒老人至今仍记忆犹新。据她回忆,南关火车站当时有八路军的内应。

老人介绍道,自从日军的铁蹄踏入南关村的那一刻,村民们便在八路军的带领下,通过各种方式打入敌人内部进行斗争。尤其是打入南关火车站的村民,担负着秘密侦察敌情、传递情报、里应外合消灭日军的重任。这些村民中,有的是父子,有的是兄弟,有的全家男丁齐上阵。

正是有了这支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力量,才有了八路军对日军交通线的一次次成功袭击。此举令南关火车站站长恼羞成怒,他怀疑车站有人给八路军提供情报,遂下令对车站工作人员展开肃清

